

◎ 盛世华光

到人民中去

王宏甲



我曾应邀在北京作过一场题为《文学的意义》的讲座，我说我体会到，文学的意义不在文学本身，自己写作多年，最大的收获是选择了一个立场。

更早的时候，我应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过一课，整节课我只讲了两个字：农民。科学主理，文学主情。我的作品中最厚实而广阔的感情，是农民哺育的。这种情感来自在乡村插队的岁月，也是在那里，我读懂了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（以下简称《讲话》）。

我15岁半去上山下乡，怎么生火做饭，怎么走田埂不会摔倒，怎么给小麦除草……点点滴滴都离不开村夫村妇的帮助。是那乡村岁月，让我体会到天地间确有超越一己利益的情感，这情感可以使渺小的自己不那么狭隘。还有，吃苦能力、毅力、顽强、正义、公平等等，都不是只从书本就能得到的。纵然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，我忘不了那些曾经帮扶我成长的乡亲，就像忘不掉自己的名字。

在那乡村岁月，我读到了毛泽东的话：“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，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，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，比如自己挑行李吧，也觉得不像样子。那时，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，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。”后来同工人农民和战士在一起了，才感到“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，尽管他们手是黑的，脚上有牛屎”。毛泽东说“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”。

我曾写下：作为土地，是谁把我耕种？作为庄稼，我情愿被谁收割？仿佛有一种爱许多人的情感在心中降临，我相信这是我退休后会一再走向乡村的深层原因。

二

我越来越感到，这种情感的获得不是可有可无的。这种情感的存在，使我比青少年时期更加感激自己在新中国受到的教育。它使我认识到，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英军炮火轰开的时候，中国就像个大乡村。从那时起，“振兴乡村”就放在中国人面前了。中国人多，各自耕种如同“一盘散沙”。1840年那场战争，是组织起来的英国人入侵一盘散沙的中国。结果，“组织起来”打败了“一盘散沙”。那以后，最有效的救亡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，以“农村包围城市”，建立了新中国。

这是与自己生命同在的精神里的认识。比如我去湖南十八洞村寻访，会对那里在“精准扶贫”中出现的农民档案深为感动。从前谁见过农民有

档案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“精准扶贫”。贫困户需要登记相关信息，为贫困户建立的档案就出现了。

谁去做？全国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在花垣县成立，共6人，队长龙秀林、驻村第一书记施金通随即进驻十八洞村。所建第一本贫困户档案的户主姓名叫龙先进，其妻石有英，一家6口人，二儿子还没有“脱单”（娶不起媳妇）。档案填写时间是2014年3月4日。这历史性事件的细节，我以为是很重要的。

在过去的5年里，我走了全国400多个自然村寨，还有比自然村寨更小的“窝窝寨”，走到那里，路就没了，从此对“偏僻”有了更形象的记忆。在那“峡谷里的山寨”“云上的人家”，我看到了精准扶贫是如何覆盖到“乡村的末梢”。

当我在海南岛，在内蒙古，在新疆，在巴蜀云贵、两湖两广，在全国许多贫困村看到一本本为贫困户建立的档案，那里面不仅有文字记载，还有照片，一目了然。想着这些年各级干部在乡村做了这么细致的工作，我感到震撼。重要的不仅是“建档”，从精准识别贫困户开始，扶贫干部就要听取群众意见，这就是“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”。精准扶贫的伟大意义不只在扶贫，还锤炼了一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。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。

三

这些年，我多次重读《讲话》，总感觉常常常新。比如《讲话》里提出，“努力于提高呢，还是努力于普及呢？”毛泽东说：“有些同志，在过去，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，他们不适当太强调了提高。提高是应该强调的，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，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，那就错了。”

我以为这仍然是今天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。2016年，我在担任央视大型纪录片《长征》的总撰稿时，意外

地发现贵州省安顺市的塘约村就认真地考虑过提高与普及的问题。

这仍然首先要明确“为什么人的问题”，也就是“立场”问题。问自己：你的写作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，还是为读者而作。或者说，是认为揭露社会黑暗才是深刻的，歌功颂德是肤浅的，于是选择前者。如果这样，就还是为自己而作。

我以为，有生命力的事物总是向往光明的。农村生活不艰苦吗？可是农村男女青年们在水田里总有笑语欢声。我想，中国文化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至今，不是因为历史上没有黑暗，也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有战胜黑暗和痛苦的奋斗。真正的深刻并不是从黑暗里写出黑暗，而是能从黑暗中写出光明，从晦涩里写出尊严，从腐朽里写出正义，从绝望中写出希望，从死里写出生。

我以为，多数情况下，因“普及”能惠及更多人，可以比“提高”更重要。再者，提高与普及，也是可以相辅相成的。提高，首先是内容的高质量，是读者迫切需要的。那么塘约村发生了什么？这个贫困村在2014年遭遇大洪水后更加一贫如洗，村党支部在上级党委支持下重建集体合作社，把全村的贫困户都吸收入社，做到“一个也不落下”。两年后走出了贫困。这是新型的集体经济，其特征是党支部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向市场。这也是各地农村在寻求经济发展、共同富裕中所需要的。

这个实践，因目标群体多，就有了普及的因素，在形式上则需要通俗易懂，会说“普通话”，就有普及的可能。这就是读者看到的《塘约道路》。

四

2017年春我来到毕节，因为支持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安顺市委书记调任毕节市委书记，他在毕节推广“塘约经验”。我没想到自己在毕节乡村调研竟会如此忘返，至今5年多了。毕节市委书记已换了两任，他们“一任接着一任干，一张蓝图绘到

底”，令人敬佩。

在这里，我真体会到了什么叫“深入生活”，而不只是“深入采访”。毕节是我国唯一的“开发扶贫生态建设”试验区，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之一。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批示，希望“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”。这里包含着贵州省五级书记抓扶贫、毕节干部群众相当艰巨而卓越的工作，我不可能用通常所称的采访来撰写它如此壮阔的新发展实践。

毕节是拥有900多万户籍人口的地级市，它有3700多个行政村。我不只是目睹了毕节所有的行政村都建立了集体合作社，而且投身到毕节的乡村建设中。毕节所有的建档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加入了集体合作社，所有村两委干部都率先入社。“塘约经验”可推广吗？毕节实践已远远不是一个塘约村的故事了。今天看来，毕节实践，正是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举措。

我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争的同时，重点记述了毕节在脱贫攻坚中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，用4年写出一部《走向乡村振兴》。今年2月17日，我在当天的《贵州日报》读到贵州省委领导说，要“总结推广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经验做法，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”，我非常高兴。

我想，这部文学作品能被选为干部教育培训教材，也因具有“提高”和“普及”的意义吧。在内容上有广大干部乃至关心乡村振兴的城市企业界人士，以及大学和社会科研部门师生的需求，在语言和表达形式上通俗易懂，兼具提高认识和普及的作用。

写塘约和毕节实践的时候，我曾躊躇，我能在作品中写他们所做的工作吗？我曾问他们，为什么锲而不舍地发展新型集体经济？立场、情感和心里的概念，其实也属哲学的范畴，这哪里有一座锤炼自己的熔炉，有意识的钢铁，有情感的诗篇，有精神的高山流水。我认定，“塘约”和“毕节”的实践，在贵州人心里，并不是他们的成绩，而是他们的立场。没有这立场，就不会做这事。

要走向共同富裕，就要发展集体经济。发展集体经济，坚持共同富裕，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，更是国家大局需要。

我从内心里感激多年前在乡村读懂《讲话》。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毕节多久，这里是贵州高原最高的地区。我在毕节，也许是感觉我是从农村中来的，还回到农村中。写作的最佳归属该是：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。从人民中来，到人民中去。



留住春天

王 谨

春去夏来，人们不觉生发出留恋春天的情愫，春天是美好的。在春夏秋冬四季，春天“得票率”最高，深受人类喜爱。人类给予赞辞最多的，是春天。在世界所有地方，所有的人们，无不热烈地接纳春天。

春天给万物带来生机。冬日凋零的万物，在春天重获生机。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。春天是演绎春秋实故事的起点。一粒种子从生根、发芽，到舒展叶子，都在春天。农作物在春色里接受阳光、雨露，拥着泥土欢愉地成长。农作物在春天里扎好坚实的根基，才有夏天的开花、结果，秋天的成熟与收获，使春华秋实的故事得以圆满。

春天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。那春花灿烂的万千气象，给春天带来浪漫。闹春花、玉兰、桃花、牡丹……世上最好看的花差不多都盛开在春天。百花装点着春天的底色。各种花从春天登场后，就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开满了原野。人们沐浴在这百花缤纷中，心情是舒暢的。

春天的阳光是温柔的，风是清爽的。它没有夏天的燥热，也没有冬天的寒冷。春天给予了人类和万物的所有恩赐，都带着温情。

我20岁那年，从铁道兵复员后就任在化冶所做实验工。化冶所全称是“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”，现在改名叫“过程工程研究所”。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工作单位。

化冶所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化工的方法炼铁，同时提取稀有元素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冶金之路。我参与的第一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“流态化炼铁”的中间试验。该项目由化冶所所长郭慕荪院士主持，他曾在西德和巴西考察研究，回国后提出动议并经国务院批准，兴建我国第一个流态化炼铁试验基地。

当年我们“四零车间”条件非常简陋，4个复员兵，加上技校分来的十几名中专生，我们身穿工作服，头戴柳条帽，脚上一双“踢死牛”的翻毛皮鞋，开始了繁重的劳动。从清除工地上各种遗留物，挖地基，在清华园火车站卸砖卸水泥，再到盘钢筋浇灌混凝土，基本全靠人力。

郭慕荪院士经常在我们车间粗糙的地面上徘徊。试验的结果并不理想，矿粉打结，反应不充分，气流不均匀，反应釜内有死角，用何种催化剂来改善反应效率，都困扰着这位留美归国年逾六旬的科学家。那天我在清理散落的铁粉，纯铁粉的颜色是黑蓝色的，只有有人叫我们，小陈快过来帮帮忙！我抬头一看，只见郭慕荪先生站在流态化床的一处开口，他显然试图爬进去，浑身上下还有脸上已被铁粉染成黑色。郭先生，里面那脏您进去干嘛？我要看看打结的情况，你推我一把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，把郭先生推进流态化床。我和郭先生出来时全身都黑透了。车间负责人说，郭先生这种事干多了，在西德、巴西都干过。

我们这些年轻人陆续被分到各个科室，以实验工的身份参与其他项目。我去的是陈家铺院士领导的第四研究室，参加等离子喷镀项目的实验工作，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难题。

等离子喷镀工艺今天已常规化，当时却是中国首创。我参与的部分是实验生产喷镀用的镍包铝和镍包石墨粉末，从零出发积累经验和数据，彻底摆脱依赖国外昂贵的同类产品，这是该项目的关键。在科室指导下，具体操盘的是一位姓黄的退伍老兵，湖北汉阳人，性情豪爽。他说小陈，我也是复员兵，当年炮八师的瞄准手，我干得来，你一定干得更好。实验过程中，镍包石墨的形成总不够充分，粉末切片在显微镜下显示，外边的镍往往只包住一半，难以闭环。这样喷到基体上涂层不均匀。如何让镍不薄不厚，完整包住石墨颗粒，最好还是去问老黄。

老黄真不含糊。他说小陈你就负责记录，注入液体镍的时刻、液体镍的温度、石墨颗粒的细度，等等，都记下来，一点不能差。我就不信了，江山都打下来了还搞不定这么个事。我们那时真是夜以继日，吃完东西就来，睡醒觉又来，反复实验反复调整。我们从无数次实验中摸索着最佳数据和具体步骤。庆幸的是，我们最终生产出完美的喷镀粉末，填补了空白，并总结出一套转化为规模生产的工艺数据，移交给相关厂家，包括小浪底水电站。

后来在漫长的漂泊中，每当看到小浪底水电站的消息，我都会停下来，凝望远方很久。我把一部分青春留在小浪底，留在了那条叫黄河的激流中，这是我最大的满足。网上流传过一首叫《汉阳门花园》的歌，“小时候的民主路没得那么多人，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……冬天腊梅花，夏天石榴花；晴天都是人，雨天都是雨”。我哼这首歌时会热泪盈眶，老黄捶胸擦袖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，他是汉阳人。如果他还在，何不让我们同醉？

随后我转入蔡志鹏先生领导的第一研究室，从事湿法冶金的实验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国家恢复了高考。我心中早有大学梦，但那时上大学全靠选派，名额极少，我根本不敢想。现在公开招生了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

当时我有些心虚，咱连初中都没毕业，虽然私下也在补习，但来得及吗？化冶所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，人家要么读过高中，要么老三届，功底留美归国年逾六旬的科学家。那天我在清理散落的铁粉，纯铁粉的颜色是黑蓝色的，只有有人叫我们，小陈快过来帮帮忙！我抬头一看，只见郭慕荪先生站在流态化床的一处开口，他显然试图爬进去，浑身上下还有脸上已被铁粉染成黑色。郭先生，里面那脏您进去干嘛？我要看看打结的情况，你推我一把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，把郭先生推进流态化床。我和郭先生出来时全身都黑透了。车间负责人说，郭先生这种事干多了，在西德、巴西都干过。

我们这年轻人陆续被分到各个科室，以实验工的身份参与其他项目。我去的是陈家铺院士领导的第四研究室，参加等离子喷镀项目的实验工作，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难题。

等离子喷镀工艺今天已常规化，当时却是中国首创。我参与的部分是实验生产喷镀用的镍包铝和镍包石墨粉末，从零出发积累经验和数据，彻底摆脱依赖国外昂贵的同类产品，这是该项目的关键。在科室指导下，具体操盘的是一位姓黄的退伍老兵，湖北汉阳人，性情豪爽。他说小陈，我也是复员兵，当年炮八师的瞄准手，我干得来，你一定干得更好。实验过程中，镍包石墨的形成总不够充分，粉末切片在显微镜下显示，外边的镍往往只包住一半，难以闭环。这样喷到基体上涂层不均匀。如何让镍不薄不厚，完整包住石墨颗粒，最好还是去问老黄。老黄真不含糊。他说小陈你就负责记录，注入液体镍的时刻、液体镍的温度、石墨颗粒的细度，等等，都记下来，一点不能差。我就不信了，江山都打下来了还搞不定这么个事。我们那时真是夜以继日，吃完东西就来，睡醒觉又来，反复实验反复调整。我们从无数次实验中摸索着最佳数据和具体步骤。庆幸的是，我们最终生产出完美的喷镀粉末，填补了空白，并总结出一套转化为规模生产的工艺数据，移交给相关厂家，包括小浪底水电站。

一个亲切的名字

陈 九（美国）

复了高考。我心中早有大学梦，但那时上大学全靠选派，名额极少，我根本不敢想。现在公开招生了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

当时我有些心虚，咱连初中都没毕业，虽然私下也在补习，但来得及吗？化冶所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，人家要么读过高中，要么老三届，功底留美归国年逾六旬的科学家。那天我在清理散落的铁粉，纯铁粉的颜色是黑蓝色的，只有有人叫我们，小陈快过来帮帮忙！我抬头一看，只见郭慕荪先生站在流态化床的一处开口，他显然试图爬进去，浑身上下还有脸上已被铁粉染成黑色。郭先生，里面那脏您进去干嘛？我要看看打结的情况，你推我一把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，把郭先生推进流态化床。我和郭先生出来时全身都黑透了。车间负责人说，郭先生这种事干多了，在西德、巴西都干过。

我们这些年轻人陆续被分到各个科室，以实验工的身份参与其他项目。我去的是陈家铺院士领导的第四研究室，参加等离子喷镀项目的实验工作，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难题。

等离子喷镀工艺今天已常规化，当时却是中国首创。我参与的部分是实验生产喷镀用的镍包铝和镍包石墨粉末，从零出发积累经验和数据，彻底摆脱依赖国外昂贵的同类产品，这是该项目的关键。在科室指导下，具体操盘的是一位姓黄的退伍老兵，湖北汉阳人，性情豪爽。他说小陈，我也是复员兵，当年炮八师的瞄准手，我干得来，你一定干得更好。实验过程中，镍包石墨的形成总不够充分，粉末切片在显微镜下显示，外边的镍往往只包住一半，难以闭环。这样喷到基体上涂层不均匀。如何让镍不薄不厚，完整包住石墨颗粒，最好还是去问老黄。老黄真不含糊。他说小陈你就负责记录，注入液体镍的时刻、液体镍的温度、石墨颗粒的细度，等等，都记下来，一点不能差。我就不信了，江山都打下来了还搞不定这么个事。我们那时真是夜以继日，吃完东西就来，睡醒觉又来，反复实验反复调整。我们从无数次实验中摸索着最佳数据和具体步骤。庆幸的是，我们最终生产出完美的喷镀粉末，填补了空白，并总结出一套转化为规模生产的工艺数据，移交给相关厂家，包括小浪底水电站。

后来在漫长的漂泊中，每当看到小浪底水电站的消息，我都会停下来，凝望远方很久。我把一部分青春留在小浪底，留在了那条叫黄河的激流中，这是我最大的满足。网上流传过一首叫《汉阳门花园》的歌，“小时候的民主路没得那么多人，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……冬天腊梅花，夏天石榴花；晴天都是人，雨天都是雨”。我哼这首歌时会热泪盈眶，老黄捶胸擦袖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，他是汉阳人。如果他还在，何不让我们同醉？

随后我转入蔡志鹏先生领导的第一研究室，从事湿法冶金的实验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国家恢复了高考。我心中早有大学梦，但那时上大学全靠选派，名额极少，我根本不敢想。现在公开招生了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

当时我有些心虚，咱连初中都没毕业，虽然私下也在补习，但来得及吗？化冶所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，人家要么读过高中，要么老三届，功底留美归国年逾六旬的科学家。那天我在清理散落的铁粉，纯铁粉的颜色是黑蓝色的，只有有人叫我们，小陈快过来帮帮忙！我抬头一看，只见郭慕荪先生站在流态化床的一处开口，他显然试图爬进去，浑身上下还有脸上已被铁粉染成黑色。郭先生，里面那脏您进去干嘛？我要看看打结的情况，你推我一把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，把郭先生推进流态化床。我和郭先生出来时全身都黑透了。车间负责人说，郭先生这种事干多了，在西德、巴西都干过。

我们这些年轻人陆续被分到各个科室，以实验工的身份参与其他项目。我去的是陈家铺院士领导的第四研究室，参加等离子喷镀项目的实验工作，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难题。

青花瓷里的思念

徐祯霞

在我的书桌上，有一个青花瓷小盖碗。这是装茶叶的小盖碗，青白的底色，浅青釉、青蓝色的花纹。碗体上是两个老叟在下棋，一个老叟观棋；碗盖上是两个童子戏莲；旁侧有树，有花草，有磊石，有溪鱼。整个画面清雅，富有生活情趣。

这个盖碗是我出嫁时母亲给我的。母亲说，你小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，吃饭时你要拿带花纹的瓷碗，可那些碗后来都碎了，还有的被外地人收走，我只留下这个盖碗，没舍得卖掉。现在，你要出嫁了，我将它送给你，陪着你走进新生活，做个念想吧。

于是这个小盖碗就成了我的随身之物。我出嫁后第三年，母亲过世，这个盖碗便成了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。每次看到它，就想起母亲，想起母亲健在时那些甜美而充满爱的日子。之后搬了好多次家，但这个盖碗一直珍藏在我身边，成为我最珍贵的念想和陪伴。

在这个盖碗里，我一直装着茶叶。母亲在时，没有茶叶的时候，母亲就给盖碗里装上金银花作为茶叶，以此待客。

每年春夏交接，金银花快开时，母亲就会顶着日头，在河边、坡边寻找野

